

還是家鄉風味好

表嫂探親回港，送來她媽媽家鄉那邊自製的臘腸，臘腸自製？可不是，原來老人家親自養豬，宰豬，臘腸自己炮製，光是橫刀割下半條，已經撲鼻一陣清香，年晚時買來廣告賣到街知巷聞那種名牌，馬上就給它比下去；商品重金聘用代言人，扣除成本，品質就不如一年了。深信有人打本鄉下老太婆開店，單靠口碑，就敵得住金碧輝煌招牌的同類產品。

想起內地某些奶粉之類產品讓人失信心，令人為那些急功近利的老鼠屎生氣，十四億人口大市場的生意不用心做好，甘於自毀長城，累人累己，真是其蠢莫此！看到自由行的同胞狂購外國產品，也教人感到無奈和搖頭，難道人家的東西全部都好？遠在幾千里外滾來的美國老鼠屎，不也是包裝成高級名牌嗎？最近給揭發的那些什麼「營養補充劑」，標註人參的沒人參，不外是些麵粉、蒜頭製成品；滑稽在標註蒜頭的，甚至連蒜頭都找不到，是哪一門子營養！更早前某品牌的潤膚水，功效等同清水，食靚女士，破大財做大豬，都不敢哼一聲。只是一旦出現不老實的內地貨，偏頗傳媒就抓住話柄大做文章，好產品從來就不提半句。

反對派天天罵這罵那，卻不時北上尋找美食，東莞有這個精品呀，中山乳鴿靚呀，吃到腦滿腸肥，下筆又翻地溝油舊賬。地溝油消失後，月前輪到台灣六種油、豬油出問題了；年晚又有火鍋店污染禽血充鴨血，那鴨血還是台灣傳統名產，兩千萬人口的省份和外國的老鼠屎都輪流獻世，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。

希望生產商們今後為國家好、為自己前途着想，多行正路，同時消費者也應多發掘上進良心生產商出品的好東西，堅信默默做好自己商品的商人總有不少。

表嫂除了送來臘腸外，還帶來她媽媽親種的有機粉葛和生薑，試想少些污染城市的無謂建築物，多些肥沃土地供農民養豬耕種，國家豈不更加壯麗！

琴台聚客

胡野秋

電視台忽然變成了婚姻介紹所，從江蘇衛視的《非誠勿擾》到東方衛視的《幸福魔方》，以至湖南衛視的《我們約會吧》，男男女女在上面「血拚」，貌似急迫地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實際上像在菜市場挑肥揀瘦地買豬肉。這些節目眼下正火，但按照我的推測，這些上檔的節目眼下檔也快了。

在我看來，做做電視情感類節目，本來也屬自然，甚至相當必要。因為今天的人都在忙乎中變得愈來愈無情無義了，按照「缺什麼補什麼」的原理，像補鈣一樣地補一補情感，似乎應該是件大好事。是好事就要歡呼，就要雀躍，但還沒有來得及歡呼和雀躍，只上去看了幾期節目，歡呼的口型和雀躍的身形就僵住了，僵在原地不能動彈。

原因有三。

原因第一條是「太假」。情感類節目必須以情動人，以真感人，而且節目都打着「真人真事」的旗號，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節目都透出一個「假」，而且還「假戲假唱」。有個男生在節目上的身份是「富二代」，披露有「三輛跑車、六百萬存款」，但被熟人揭發，該男生是個家境不好的在校大學，身上穿的T恤是三五十塊錢的。其實窮不是問題，問題是不知偽裝成富，而且炫耀烏有的富，就讓人噁心了。我不知道是參與者自己選擇了這個虛假的身份，還是節目製作方的刻意安排，但從接二連三地被踢爆的內幕來看，似乎已經不是個案。

還有一個「把鼻涕、一包眼淚地為台上的兒子拉票的」母親，被認出是杭州的一名演員，她自己的「兒子」還在上中學。這一類穿幫的事情多了，就讓人開始疑慮重重了。因為這年頭肥皂劇本來就讓人不勝其煩，卻連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寬闊的海濱廣場上挺立着兩排紅磚屋，還以為是回到了德國的工業時代，實情這裡是橫濱市的「活化歷史文物」，這座荷蘭式的紅磚屋建成近百年，以前是一個大型倉庫，現改建成一個集購物及文化於一身的商場。

橫濱紅磚倉庫為日本明治、大正時期的磚造建築，共有一號館及二號館，分別建於一九一三年及一九零七年。這裡曾經是橫濱港最重要的物流及關稅據點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專門保管煙、洋酒、食物、羊毛及光學機器等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則保管軍用物資，二戰後被美軍接收成為港灣司令部。一九五六年一號館成為關稅倉庫，二號館則收為橫濱市管理。

因着時代變遷，隨着新港口移轉，一度處於荒廢狀態的紅磚屋，直到橫濱市發起「創造振興港灣繁榮與文化空間」運動，將原本荒廢的古蹟重新設計，內部景觀煥然一新，成為代表橫濱的文化設施。

現在紅磚倉庫一號館、二號館的外觀，維持着紅磚建築的歐式風格。一號館作為文化活動的中心，是個創作、發表及練習的場地，有時還會有戲劇、爵士樂、流行樂等表演活動，內部尚保留着鐵門及搬運貨物時所用的斜坡道。二號館則是商業用途，各類充滿海洋風味的繽紛雜貨及時髦咖啡廳、冰淇淋店等林立。二號館內部的波形鐵板天花板也很有古味，館內維持了當初碼頭倉庫的粗獷風情，又巧妙地融合了現代潮流。

舊建築新景點

紅磚砌成的倉庫兩列排排站，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煞是好看。晚上的燈照，使得橫濱紅磚倉庫成為這一帶有名的景點。

發情·乏情·乏味

真人秀節目也要靠編劇亂造，這就煩不勝煩了。

原因第二條是「太劣」。這個「劣」不是指製作的硬體劣，而是指節目的主旨和價值觀很「劣」。此類節目一律不惜血本，大演播室、大觀眾席、大場面、大製作，聲光電無所不用其極，但在嘉賓選擇和價值導向上卻赤裸裸地「拜金」。比如那個一夜躋紅的馬諾，就被典型的「拜金女」。這位只對「寶馬」感興趣的女模特兒，被一位愛好騎自行車的男嘉賓問：「你喜歡和我一起騎自行車逛街嗎？」她斬釘截鐵地回答：「我感覺還是坐在寶馬裡比較酷吧！」有觀眾總結道，貫穿於節目始終就是一個「錢」字，甚至有的女嘉賓向男嘉賓發問時，開口就一步到位在：「你們家有錢嗎？」「看着看着，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在選對象，還是在選富豪榜？」

原因第三條是「太濫」。此處的「濫」含義有二，一是「濫情」，二是「氾濫」。情感缺乏卻又濫情，是這一類節目的死穴。一面是互相探聽家底的厚度，另一面卻又大肆兜售廉價的情感。一位「小廚娘」對想要男孩的富二代表示，會一直陪他生到男孩為止。當時演播現場的很多觀眾大叫「牙酸，受不了」，不知在電視機前的「小廚娘」媽媽看到有何感想。幾檔節目的嘉賓，無一例外地上場就大肆煽情，從他們的口中得知，他們的家庭都是破碎的，媽媽都不得善終，自己也九死一生。當那麼多的苦難、磨難、災難從他們的口中像黃河決堤般湧來，賺夠了觀眾的淚水之後，一秒鐘工夫卻又判若兩人地手舞足蹈，讓我們真懷疑他們講述的是別人的故事。在濫情的基礎上，各家電視台的同質化，讓節目變得愈來愈像雙胞胎或多胞胎。氾濫之後只能導致決堤。

在一個乏情的時代發情，結果恐怕只能是乏味。

即使有聲光電和金錢的幫忙，結果恐怕也不會太美妙。

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

乘車前往離布拉格一百五十公里的易北河(Elbe)谷地的德累斯頓(Dresden)，這德國東南方重要文化、政治和經濟中心，在德語中的意思是「河邊森林的人們」。二零零二年，德累斯頓被列為歐洲綠化最好的大城市，它三分之一的地區被森林覆蓋，「大花園」是該市最大的公園。難怪一進入德累斯頓，就覺得林木森森，涼意襲人。我們午餐時分坐在餐廳裡，吃德國豬手、雪糕和喝德國黑啤酒，窗外不時見到中年男女緩緩走過，也有幾個孩子在那裡騎自行車玩耍。在另一邊，種着一團團鮮花，玫瑰花豔紅，嬌豔欲滴。廣場上沒人出售東西，馬車停在廣場邊上，並沒有兜客，是在休息？是沒有客？還是……？不清楚。

以擁有數百年繁榮歷史、燦爛的文化藝術和無數精美的巴羅克風格建築吸引人，德累斯頓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，又被稱為「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」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德累斯頓也是德國相機、鐘錶製造和高級食品的生產中心，是德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之一。可惜二次大戰時，該市遭到盟軍地氈式轟炸，易北河畔充滿歷史文化財富的老城毀壞最嚴重，由於河流的阻隔，破壞較少的新城便成了今日德累斯頓較繁華的一部分。二零零四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德累斯頓易北河附近地區為「世界遺產」，但由於當時準備建立一座跨越易北河的橋樑，教科文組織認為這座橋將會破壞文化景觀，因而於二零零六年把它列為瀕危遺產名錄，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因新工程破壞景觀而除名。

烈日當空，我們往河岸走去，不遠的聖母教堂(Frauenkirche)是個明顯的標誌，教堂的大門緊閉，牆上貼着彌撒的告示，大約是歡迎你下次再來的意思。前方是新市鎮廣場(Neumarkt)，馬丁·路德塑像屹立在那裡，有許多男男女女坐在底座上乘涼。遊人不算多，敞開的露天食肆沒幾個人，有人跑進鐘錶店去看錶，我只是轉了一圈便出來。後來聽說那人買了價值港幣十幾萬的金錶，我吃了一驚，她哼道，香港貴很多呢。原來她是律師，難怪如此豪爽！為了消磨時間，我們走進鞋店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結果還是空手而去。穿過一旁的布呂爾巷(Bruhl'sche Gasse)，登上易北河畔的布呂爾平台(Bruhl'sche Terrasse)，從這個有「歐洲的陽台」之稱的地方望過去，夏天的水流悠悠，又是另一種感覺在心頭。大概是嫌熱，觀看的人不算多，我卻正好享受少有的清閒，在平台踱步，讓風輕輕吹來。

還是去觀看著名的《君王出巡圖》吧，這幅長達一百零二公尺的畫圖，是由麥森(Meissen)的瓷器工廠特別燒製瓷磚，拼貼而成。我們沿着壁畫邊走邊看，還要保持一定距離才能看到畫的精髓。仔細看，在米黃底色上，灰黑的線條勾勒出每個君王的細部特徵，就好像他們騎着馬，陪著我們走完這路程。當我走到一半，忽見一個灰色西裝革履的青年，立在那裡，作走路狀，我本以為是塑像，全身一動不動，連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只有胸前的領帶隨風飄動，還有牽着的公仔小狗釘在前面，還有一頂帽子，不言而喻：如果欣賞，請放下零錢啦！再仔細一看，原來不是塑像，是真人！他是模擬藝術家，歐洲流行的一種表演手法，我想起那年

在巴黎蒙馬特山的聖心堂徘徊，剛踏着台階要上去，突見兩旁各一個塗白的人，一動不動站在那裡，我以為是塑像，可是忽然間兩人不約而同地扭動起來，引得附近的小童嘻嘻哈哈圍着轉，不一會，他們又轉換成另一種姿勢，定在那裡。在布拉格廣場，我也見過一黑一白造型的藝術家在表演。他們的原則是，大家如果看得開心，可以在面前的帽子投下錢幣，如果你不給，他們也絕不強求，十分紳士。

在皇宮廣場漫步，但見一組人站在那裡，吹奏憂傷的歌曲。我不懂他們吹的是甚麼歌曲，聽那旋律，就是憂傷，可見歌曲是世界語言，就算是聽不懂的語言，也可以從旋律中聽出歡樂還是悲傷。是在回想戰爭帶來的傷痛？還是個人不幸的遭遇？我們到別處轉了一圈，回到原處，樂手們還在原處，我這才發現，這是一隊老人演奏隊，

看起來他們沉浸在音樂當中，有點迷失了。在那一刻，我多麼希望他們改變曲調，來一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或者是《藍色多瑙河》也好，總之，讓哀痛遠去就好。

廣場上停着幾架馬車，高頭大馬不斷搖動馬尾，驅趕蚊蠅，一面響鼻，不安地在原地四腳輪流踏步。穿着彩衫的車夫坐在馬車上，有個女車夫架着太陽眼鏡，在旁邊閒聊。生意似乎不怎麼好，也許和價錢有關，只在廣場兜一圈，價錢不記得了，只記得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，那麼貴呀？

還是六人四輪腳踏車受歡迎，我見到好幾輛都坐滿了人，由一人，通常是壯漢，充當正駕駛員，其他五人圍着車子成一圈，大家腳下都有腳踩點，由正駕駛掌握方向，其他人配合，合力到處遊走。看他們嘻嘻哈哈笑成一團，充滿童真，此刻完全沒有了平時德國人給別人「酷」的感覺。

我抬眼望了遠處林木一眼，這德累斯頓，果然是河邊森林人們的居住地。



■《君王出巡圖》長達一百零二公尺。



作者提供 ■六人四輪腳踏車備受遊客歡迎。

七嘴八舌 小臻

每到春天也思花，看到內地的昆明、雲貴、四川、京城都有花可賞，從桃花到梅花、梨花、油菜花；台灣的各縣市也有不同的花可賞，從桃花到櫻花、紫藤花、桐花、蘭花……總是有賞不完的花；日本、韓國，甚至華盛頓都有賞櫻的地方。各地遊人都喜歡趁春天來個賞花之旅，花永遠是賞心悅目的東西，無論你是文青、情聖或是眼中只有錢的「商海殺手」都不會抗拒。

春天思花

香港最高首長的官邸每年都開放給市民賞花，市民非常踴躍，往往要排長龍，可見愛花之人可不少。早前電視台報道過，香港那幾棵櫻花都吸引到許多人去欣賞拍照，可見港人對賞櫻簡直渴求，知道有攝影家專門去雲貴高原影花海呢。遊山玩水，賞樹賞花，人的心情會好些，應有助減少戾氣。古代的文人墨客都是以此陶冶性情，開創文創新緒。隨着時代變遷，花仍舊有其獨特魅力和表達感情的作用，任何時候送花給女孩、給愛慕者，對方也會愛落，所以一個城市不可以缺花。

香港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制定《郊野公園條例》，並劃定首三個郊野公園。經過三十多年，目前全港已劃定了二十四個郊野公園，連特別地區總面積達四萬四千三百公頃，佔香港約四成的土地面積。如此好地方，好空氣，實在是生活的寶貴財富。郊野公園吸引了不少港人行山，許

隨想 興國

我們幾個老同志，年年都會聚會一次。年年都是吃火鍋，老同志連同家人，十幾個人擠在兩張四人桌子拼成的長桌上，喝着紅酒，涮着牛肉，其樂融融。每年聚會時，內人總會和喜歡養蘭花的同事交換心得，他們約定今年一起到維園去看花展。

由紫羅蘭說起

今年的花展從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，主題花是跳舞蘭。這種黃色的花朵，我在內地旅遊時，在不少高山上看過，在大自然的環境中，格外美麗，有令人躍動的覺。於是我想從蘭花，想到財政預算案的紫色封面，想到了西方的紫羅蘭。其實，紫羅蘭雖然有個紫字，但現在的品種卻有多種顏色，比如淡黃色的紫羅蘭叫做卡門；白色的稱為艾達；而純紫色的則叫做阿貝拉。

在西方的顏色政治學裡，紫色在月份是代表十一月和二月，在星期裡代表星期三，在花卉上則代表紫羅蘭。那麼財爺在二月份的星期三公布預算案，用上紫色作封面，是否有暗含紫羅蘭花的象徵？

希臘神話裡，愛神維納斯和愛人話別時，淚滴在泥土而長出了紫羅蘭，財爺應該不會用這個象徵吧？在歐洲的浪漫時代，紫色是代表女性的純真無邪，是代表男性的善良謙卑。二十一世紀的男女，有還是純真無邪的，有多少還具有善良謙卑的品質？也許很多，但是從去年和今年發生在香港的社會運動，不都充斥着暴力和無妥協的餘地嗎？財爺如果以紫色作預算案的封面，期望港人能夠像紫羅蘭般代表的善良謙卑，想來是看他的心願吧。

看看如今的網上，有多少自以為是、絕不讓別人反駁的言論，別人如果有反對意見，就群起攻之。還有在報上發表的言論，不合己意者，還聲言要到報社門前燒報呢！紫色的謙卑，我們甚麼時候才能學會？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每年三八婦女節，總會有各種各樣為女性而設的活動，包括提出永恒的問題：女人幸福不幸福？本港日前就有機構公布一項有關「香港女性幸福指數」的調查，發現對於幸福的條件，最多人選擇「愛情」、「財富」及「生育兒女」，反映香港女性傳統的一面。雖然如此，卻有八成七女性認為單身更幸福，而比對於五成二以為婚姻會帶來幸福的數據稍高。

可見，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程度日益高的大都市女性對「幸福」的感受和理解有了新的變化：婚姻不代表幸福，雖然女人們仍然「擁有愛情」作為幸福最高定義。換言之，與其說婚姻不一定帶來幸福，不如說現代婚姻少了愛情。

其實，幸福不幸福在於個人的感受，只是，以前我們很多時受到社會觀念的束縛，拙於或怯於表達，自以為婚姻就是女人的歸屬，而這種歸屬一定是好的。

本港女性的這種婚戀觀念的變化，其實也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態度。根據政府統計處每年發布的男女比例數據，香港長期處於女多男少的狀況，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有高於男性的趨勢，大部分女人都要承擔家庭開支。當女人既要工作養家，又要打理家務時，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雙重壓力，如果身邊同樣是工薪階層的男伴沒意識到這一點，照樣把家務事都丟給太太，她的幸福感自然在疲勞轟炸中磨損了。

女人幸福不幸福

一百多年前，城市女性之所以要「走出廚房」或「走出家門」，是因為不甘於終日被桎梏在家中，經濟乃至行動都不能自主，想買甚麼或喜歡甚麼，都要向丈夫或男人乞求。時值工業化時代來臨，社會需要大量女工，部分女性有了經濟自主權。

經過百年演變的今天，職業女性已不是甚麼新生事物，而是個人和家庭生存的手段，伴隨着工作而來的社交活動也佔據不少時間，難免影響到跟家人相處的時間，如果丈夫仍如傳統般對妻子提出要求，後果不是她身體累壞而倒下，就是她心靈受挫而離去。

其實，除非死亡，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歸屬，在沒有另一半的日子，學會享受獨處的寧靜和自由，學會肯定自己愛自己，也是另一種釋放和幸福。